

东周列国人物传

智谋与诡道

戴建斌 著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一、不祥的婴儿 (1)

在相国田婴的家里，一片女贞被暮色照得发着血色的光芒，几片桃花让人看了心醉，整个府内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春天被凝固在了这里。

二、无赖少年与轻财好义 (6)

八百枚金光灿灿的齐法货从盐铺里抬了出来，秦十四打开鸟笼，众人的眼光看去，却不禁都“啊”了一声，……

三、延揽天下豪杰 (13)

一个人的命运是谁决定的？田婴的头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这个孩子的话让他象听到惊雷般地清醒了。

四、虚虚实实的防线 (22)

战场一下就静了下来，秋天还是那样的凉！在静止的战场上，楚将唐昧的尸体也静静地躺在那里，他身边的一支楚军的大盾已经被双方战士的鲜血漂了起来。风将这片血腥味传遍了列国。

五、危险的“贤人” (31)

作为子之的门客，当他第一次做为燕国的使臣出使齐国归来后，先和相国在府里密谋了半夜，第二天才来到王宫。

六、大谋略 (36)

夜色里，一阵狂笑从苏秦的屋里传了出来，让所有听到这笑声的人心里发怵，整夜没有再能睡下去，这夜色中的笑，比恶狼的叫声还要让人胆寒，那里孕育了无数的血腥。

七、一箭双雕的妙计 (51)

在士兵们的欢呼声中，只见孟贲双眼圆睁，头发上竖，一口

鲜血从口中直喷出来。

八、黄金台下的阴谋 (56)

苏秦的心里一阵发紧，昭王那诚恳的脸又浮现在他的面前，而这张诚恳的脸，使苏秦感到了寒冷。

九、西去 (66)

九百辆战车被拉了过来，一些壮士用剑砍下了这些马的马头，然后将他们推入一百多丈长的殉马坑里，……

十、纵横天下 (74)

三十天后，楚国的相国收到了来自秦国相国张仪的一封信，木简上鲜红的封泥赫然印着“秦右相国张仪”的字样。楚国的相国全身一紧。

十一、忠孝的下场 (85)

激烈的争夺使上官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喘着粗气的屈原，个子小小的上官笑了，“我和左徒开个玩笑，您还当真了！”

十二、江南第一大傻 (94)

楚王心里一阵慌乱，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干什么也不是，天也像已经塌了下来。

十三、鸡鸣狗盗 (110)

黑黑的大殿中一团白影来到了秦王和齐娃的炕前，两个人还在做梦，什么也没有察觉。

十四、白马非马 (118)

这个怪人见到了平原君，冷冷地说：“今天我到你这里来，也没什么想要的，你把那美人的脑袋给我吧！”

十五、兔子的哲学 (129)

邯郸的大街上已经是空无一人，只有孟尝君那一帮人呆呆地站在街上，血从他们的剑上朝下滴。

十六、哀痛之国 (142)

慢慢地，两句民谚在楚国的大地上如幽灵般地传开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十七、喋血王冠 (147)

一见到这个美人，宋王的魂魄都飞走了，他一阵的后悔，想起自己整天的荒淫，和那些淫荡的女人在一起。酒红灯灭时的温情，又哪能顶得了眼前这美人的一笑。

十八、血腥的政变 (157)

只见那大汉用剑挥了一个圆圈，待人们跳出剑花之外，那大汉挥剑朝自己的脸上刺去，竟然用剑将自己的脸面划破，又将双眼刺了出来。

十九、国破山河在 (165)

齐王一声惨叫，那几个楚兵从齐王的腿上将他的腿筋抽了出来，接着他们又将惨叫的齐王用他自己的腿筋吊在一个木杆子上。

二十、金蝉脱壳 (178)

第二天夜里，已经改名叫张禄的范雎来到驿站，一夜的长谈，使王稽大喜过望，他从心底里狂叫：天下就要定了！

二十一、一将成名万骨枯 (185)

这是一个身材极为匀称的人，银甲外罩上一身红色的战袍，远远地看去就像是一座战神。

二十二、大隐隐于市 (191)

“他就是我今天请来的贵客。”听到无忌的这句话，人们大吃一惊。

二十三、将相之道 (199)

一声轻响，秦王身边一个武将已经将宝剑抽了出来，秦国的宝剑都是长剑，长长的剑身闪着寒光。

二十四、穴鼠相斗 (211)

秦国的间谍看见，在赵奢下令斩杀韩使时，平原君的脸上有不忍之色。

二十五、远交近攻 (217)

只要有一点点的机会，他都会像狼一样地猛扑上去，紧紧地咬住猎物，咬住它，直到它真正地属于自己。

二十六、复仇的快感 (227)

须贾觉得晴空里打了一个雷，天好像就要塌了下来，他眼一黑坐在了地上。

二十七、人质 (235)

魏齐的尸体横在黄叶上，刀口上还流着鲜血，蓝蓝的天，黄黄的叶，再加上鲜红的鲜血，所有这一切，让虞卿觉得一阵目眩。

二十八、立即潜逃 (246)

黄歇打开了那木筒的封泥。他惊呆了，那封泥上用的是三闾大夫的印，而他知道，三闾大夫已经沉江自尽了。

二十九、嫁祸于赵 (253)

一个宫女脚步声使赵王从这个金色的梦中醒了过来，老半天他才从这个梦里回过神来。

三十、空前绝后的大买卖 (260)

突然，吕不韦觉得自己的思绪就像是一道闪电，在他的脑海里划出了一道无比清晰的思路。扶立一个人成为君王，可以获得多少倍的利益？

三十一、女色是利器 (264)

有钱还要有权，将钱变成权，再从权里变出钱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将名，那个看不见摸不着，而人们又像疯了一样追求的东西像光环一样套在自己的头上，那才是千古一绝，那才是天下

第一商人。

三十二、反间计 (273)

赵奢久久地看着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说：“你千万不要再看什么兵法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战争！”

三十三、坑杀赵卒四十万 (281)

长箭飞向了手无寸铁的人们，想从大坑里爬出来的人又被长长的戈矛扎了回去！死像一阵风似地吹灭了生命，呻吟声从胸膛里迸发出来，人们眼睛里的光彩被扑灭了。

三十四、诛杀武安君 (289)

白起拿起了剑，他不愿意想下去，他不愿意让自己再痛苦，他挥剑抹颈！对于他而言，早就在他刚刚当上将军，眼看着无数人在他面前死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对于人来说，死是真正的解脱！

三十五、义不帝秦 (298)

王龁收到的命令很简单，只有八个字：“城中有人，不可轻视！”

三十六、毛遂的风格 (305)

不一会，一个宫人双手捧着一个铜盘走了进来，一到台阶下，毛遂就接过了那铜盘，只见满盘腥腥的鲜血。

三十七、窃取兵符 (314)

无忌动情地看着自己的这些门客，他知道，只有这一条路了，而这又是一条死路。

三十八、无赖与英雄 (322)

毛公一看见那黑大汉，又看见领着一个高高大大，身穿布衣，却气度不凡的壮年男子，心里一想，这就是魏公子无忌，毛公向辟公使了个眼色，转身就要走。

三十九、天下至宝 (328)

周天子像奴才一样跟在秦兵主帅的后面，他将秦兵领到了天

下至宝九鼎的面前，九鼎——天下的象征，谁拥有它，就意味着谁拥有天下……

四十、雄辩有智 (335)

范雎不知道，大梁还有一个更让他出冷汗的人物。这是一个正在列国周游，而来到了大梁的燕国人。

四十一、阴沉沉的少年 (341)

等他们上了秦国那高高太大的马车后，赵政突然朝着跟在后面的太子丹大喊了一声：“记住！总有一天我要宰了你！”那仇恨的双眼和指向他的手指让燕太子丹打了一个冷战。

四十二、韬晦之道 (347)

大梁城中突然传出了无忌就要逼兄退位，自立为王的消息。这话不久就传到了魏王的耳中……

四十三、赚了一个秦国 (356)

吕不韦心里一阵的激动，他站了起来，在灯前走来走去，影子长长的拉在地上，倒映得墙显得极其苍白。

四十四、致命的“美人计” (361)

雎的队伍阵容庞大，领头的全是宫里的宫人，他们身后一字排开了一百二十多名童男童女，人人头上扎着红色的头巾，身着黑衣。

四十五、垂死一击 (369)

荆轲一下子就抓住了秦王，另一支手上正是太子丹用千金从赵国买来的淬过毒的匕首。秦王呆了。整个大殿里的人也呆了。时间就像已经凝固……

一、不祥的婴儿

夕阳西下，齐国的都城临淄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

这一天正是五月初五，对于齐人而言，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就说这一天是各种毒虫出世的日子，而从楚国转过来的鬼怪也是在这一天横行于世，人们都在惊恐中渡过了这一天，有钱的人家还请了女巫禳鬼，女巫尖厉的叫声随着人们木呆呆的眼光，飞向了天空。

在相国田婴的家里，一片女贞被暮色照得发着血色的光芒，几片桃花让人看了心醉，整个府内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春天被凝固在了这里。

在府内东北角的一个偏房里，一个美艳的女子正在床上呻吟，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可是那女子的白洁的脸在慢慢暗下来的屋子里却象玉一样泛着珍珠般的光芒，脸上的几滴汗珠更使人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怜爱的女子。

女子身边站着一个老妇人，她是一个接生婆，现在正苦着脸看着这个年轻的女子。

“千万可不要今天生啊！千万可不要今天生啊！”老妇人轻声唠叨着，可这含混不清的唠叨声又是如此地尖刻，就象是在下命令。

妇人本来刚刚平静下来的脸，听到老妇人的话，又痛苦起来，美丽被扭曲了。

相国田婴已经老了，多年的磨难已经使他的思维不是那么快了，特别是这一段时间，他又多了一个打瞌睡毛病，脑子里不停地出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今天，相国府里刚刚请女巫攘过鬼，事情还没完，田婴就从女巫那里出来了，对于这些事情，田婴心里总是十分不快，老天为什么会和这些人通灵，而自己却没有这种和上天说话的本事呢？

一国之相被一个女巫摆布了半天，从身到心田婴都觉得累得不行了。

他从女巫那里出来就直奔自己的卧室，富丽堂皇的卧室使他多少安静下来，躺在床上，田婴马上就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了。

恍恍惚惚的他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好像平常在临淄，齐威王宣召所有的官吏入朝。

好像自己并不是什么相国，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小官，但更主要的是自己是威王的儿子，尽管不是嫡母所生，可也是他的儿子。

父亲并不是一个好父亲，对于自己这个儿子没有给过象嫡母所生的哥哥们的爱，但田婴并不看重这些，而是自己的父亲太过于荒唐，年轻的庶母一个又一个地被父亲迎进宫来，美酒、年轻漂亮的女人，和那些有女人气质的拍马官吏，这些构成了父亲的一切。

国事日坏，韩国、赵国、魏国都打得齐国一败涂地。

今天又要召朝中所有的大臣进宫，干什么呢？最近威王还下令将县令都召到了临淄，也不知要干什么，大臣们的心里一个个打着小鼓，不知威王要搞什么名堂。

宫中的气氛十分威严，年轻的田婴心里想，父亲也就这一点还算得上是一个威王。

大臣们站在威王的左列，右列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县令。

在大殿前面的空地上，几个身穿黑衣的宫人正在摆弄着一口大锅，熊熊烈火已经把锅里的水烧得沸腾了，“咕咕”的水声倒使没人说话的大殿上更显得威严。

“今天我们奖惩县令！”齐威王从来没有过的威严。

“阿城的县令来了嘛？”

“臣在！”，一个长着水蛇腰的男子从队列里走了出来，倒象是扭了出来。

“这个贪官！”田婴从心里恶毒地骂了一句，他知道就是这个半男半女的阿城县令，专门向王城里的官员们行贿，就连田婴也从他那里得到一支玉璧，可阿城已经好几年闹饥荒，老百姓就差造反了。

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宫里宫外人们都说阿城县令的好话，父亲也对他欣赏得不得了，每回考比县令，这家伙都名列第一，回回得到威王的赏赐。

“我在这里听到的都是人们讲你的好话。”齐威王接着说：

“人们说你是齐国政绩最好的县令，爱民如子，阿城布衣百姓称你为父母。”

“谢大王夸奖，这都是大王治理国家有方。”这几句女声女气的话一定有磁性，要不为什么父王对这个人就那么欣赏呢？

在田婴想自己的心事的时候，即墨的县令又被叫了出来。

“这个倒霉旦！”田婴从心里叹了一口气，他心里知道这个人才是齐国最好的县令，真正地爱民如子，真正地为齐国的田家卖命，可是他就是不会讨好别人，对宫里的人不卖账，对京城里的官也从来没见过他送过什么礼，这一回，田婴心里一紧，他想起了那口大锅，还有那翻滚着的开水，难道父王是要，……，一阵悲哀的心境笼罩了他。

“你到即墨做了县令以后，我没有听见一个人说过你的好话，你可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贪官啊，听说即墨的百姓有的恨不得吃了你的肉，还有人要用你的皮作褥子，可见你在即墨是如何做官的。”

齐威王说完朝着那口大锅看了一眼。

人们的眼光全都跟了过去，安静的大殿里只有水泡的响声。

“苍天啊！”

田婴让即墨县令的一声大叫吓了一跳，他看见身边的人们也是一激凌。

“来人啊！”

齐威王大喊一声：

“把阿城县令给我扔到锅里去！”

“看什么！”齐威王从座位上走了下来，用手指着阿城县令：“把他给我用水煮了！”

大臣们一阵慌乱，有的人脸都白了，心里紧张地翻滚着，人们明白了，齐威王已经活了，他不再是原来那个只要女人和美酒 的威王了。

田婴的心里却十分安然，甚至有一种十分欢喜的感觉，齐国就要重生了，父亲发威了。

几个卫士上来把阿城县令扔进了锅里。

后来……后来……，梦里的田婴翻了个身，他和田忌、孙臆率兵在马陵杀魏将庞涓的情景又回到了脑海，接着是拜相，接着是……

梦里的田婴已经睡得不那么塌实了，他又回到了齐威王水煮阿城县令的太殿里，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个长着水蛇腰的男人被扔进开水锅里是怎么痛苦地翻腾的，开水一下子就把他煮开了花，他还记得那一声惨叫……

“啊……”

一声凄惨的叫声把梦中的田婴拉回到现实之中。

是梦还是……

又是一声惨叫。

田婴听出来了，声音来自府中的东南角。

“这个贱妾！”田婴朝那间小房跑了过去。

一阵婴儿的哭声从那间小房里传了出来，已经来到屋前的田婴停下了脚步，在屋外，他朝着屋里大喊：“把那个小杂种给我扔

了!”

他一阵目眩，老天啊！为什么这个女人今天生出了孩子，谁不知道今天生的孩子如果长大成人将妨害自己的父母，将毁灭自己的家庭！

“扔了他，把那个孽障埋了！”

田婴一边往回走，一边又朝屋里鬼叫般地喊了一句。

屋里的女人听见这两句话，苍白的脸上又多了两颗晶莹的泪珠。

她看了看这个羸弱的孩子，又默默地哭泣起来。

二、无赖少年与轻财好义

时光如电。

一转眼，十六年过去了。

又是一年的春天来到了，齐国的薛城一片春色，城东的梨树开花了。

好一片梨树，远远的先是一片“雪墙”，向人迎面扑来，又象是来到冬天的燕国，白皑皑的“冰雪”从天边向你飘来，可那春风，却让你陶醉，天边的雪墙里，偶尔露出一一点粉红，是那樣的娇羞，又是那樣的让人心里甜甜地发颤，那是梨花中的一点桃红。

身入梨花，仰首向天，天空是如此之蓝，俯首望地，褐色的土地被人们修整的象一片地毯，远处，是绿色的麦海，再远处，是绿色顶着的金黄，成片成片的黄花在梨树的空闲处点缀，天啊，上天竟是如此地偏心于薛城，赠给这一片土地如雪、如梦的春天。

雪如梨花，梨花如雪，一阵风使片片梨花飞舞起来，一团一团的花，就是一团一团的雪，雪在飞，花在飞。

在梨树林中，有一座独立的小院，天刚刚亮，小院中，一个美艳的中年妇人，正在房中看着自己还在酣睡的儿子。

儿子睡得极香，不知正在做着什么好梦，脸上溢出来的是微笑。

“文儿…文儿…，起来，该起来了。”

被叫做文儿的少年一翻身从床上爬了起来。

“娘，这么早您就起来了。”孩子十分恭顺地对中年妇人说。

“昨天的功课忘记了嘛？”

“哪能呢？不就是几句经书嘛，我给娘再念一遍。”被叫做文

儿的孩子用十分狡诘的眼光看着自己的母亲。

“不用了，不用了。”母亲含笑看着自己的儿子，她对自己儿子的聪明是毫不怀疑的。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麻雀的叫声。

“那里来的家雀，叫得好不热闹？”中年妇人朝门外看了看。

“娘，我出去看看。”孩子边说边朝外跑，到了门口，又回头向那中年的妇人喊了一句：“娘，我出去玩一会就回来。”

城东的这片梨树离薛城实际上并不远，走上两里路，就来到了薛城的东门。

被叫做文儿的孩子从家里出来，在正门前走了两步，看到自己的母亲并没有从家里跟出来，就一溜烟地跑到自己家的后面去了。

在离他家有十丈远的地方，几个半大小子正等在那里，其中一个正撮着嘴吹着口哨，那吱吱喳喳的麻雀叫声，竟然是从他的嘴里发出来的。

“东郭一，你们都来了！”孩子飞一样的朝这些人跑去。

“田文，你听咱这麻雀叫学得如何？”一个满脸长满了雀斑的小伙子十分亲热的对孩子说。

“你老兄学什么叫，象什么叫，再给我们学两声驴叫。”

田文大声叫着，同时朝他们朝前挥了挥手，几人一直朝城门方向走去，路上果然传来了几声粗犷的驴叫，随后是一群人的大笑声。

城内的薛城烧是齐国有名的美酒。进了城，几个人一直朝卖酒的千金居走去。一个形象猥琐的青年人对田文说：“今天我请大家喝个痛快，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西郭七的本事。”

“啊哈！老兄，又看上那家的鸡啦？”一个身佩长剑的大个子对西郭七说了一句。

“鸡？那也叫本事，赵烈，我告诉你，我今天连偷带诈薛城有

名的铁公鸡！”

“铁公鸡，你是说开盐铺的秦十四，那可真是铁公鸡，可是多少年来，象你西郭七这样的梁上君子，哪一个又从铁公鸡的手里偷出来过一枝鸡毛。从他家里偷东西，还真象从铁公鸡身上拔毛，又象是从蚊子脚上划肉，白费劲。人们早就说，年青的时候，那秦十四是专门干你们这个行当的，是个高手，偷他，难！难！难！”一个满脸清秀，身材适中，长得齿白唇红公子模样的人朝西郭七直吐舌头。

“公孙老弟，今非夕比啦，要是昨天你让我去偷秦十四，那我是一点也没有把握，可今天，你没有看见东郭兄出来了嘛？更何况我今天去偷的是秦老头的命根子，他那只百灵。”

公子叫公孙细，是齐国薛城驿站驿长的公子。他看了看东郭一，又看了看西郭七。“东郭兄可从来不做你那营生，你们怎么做啊？”

“让你和田文在酒馆里一边喝着薛城烧，一边看着我们做！”西郭七朝东郭一笑了一笑。

薛城内有名的富商当推城内的盐商秦十四，他从东海贩盐，家有仆役百人。待价而沽，生意十分红火。而家资万贯的秦十四却有一个喜好，那就是爱鸟如命，家里死个奴仆，他从来不当一回事，可是家里要是死了一支鸟，那薛城就有热闹看了。前年的时候，秦十四死了一支黄鹌，他又哭又闹了好几天，最后还花了一大笔钱给那支鸟建了一座大墓。这几天又用三百枚齐国的刀币买了一枝金翅百灵，爱之如命。

几个人说说笑笑的进了薛城。薛城不大，可是在齐国却是一个十分富饶的城。城内百业兴旺，人来人往，车马相拥，好不热闹。

这里是靖郭君田婴的封地，而靖郭君又掌管着整个齐国的财政，东海的海鱼、海盐，内陆的织锦，只要是在齐国的都城临淄

可以看见的东西，在薛城是没有找不到的，这里和临淄一样，还有齐国的国家造币厂，富可比国的靖郭君可没少从铸钱中获得暴利。

城中的天阳居是最大的酒肆，在这里，就连中山国的美酒都可以买到，王公贵族，士大夫，没有一个没来过这个酒肆。

五个人来到酒肆，一起坐下，互相挤了挤眼，一起笑了起来，谁都知道谁也没有带着齐国那沉甸甸的齐法货——刀币，今天就看东郭和西郭的了。

“你们坐着，好好看着对面那秦十四的盐铺，东郭兄，你和我走。”西郭七十分神秘的朝大家一声诡笑，两人相随走了出去。

赵烈朝酒保大叫了一声。一个身着短衣的酒保一溜烟地跑了过来，看见赵烈那雄伟的身材，又看了看他身边的那把透着寒光的宝剑，脸上的笑立即就堆了起来，他又用余光扫了一下公孙细的那一身鸟纹织锦和身上挂着的玉蝉，马上就跑出去用绘着凤鸟的陶杯，给这三个人端来了有名的薛城烧。

对面的盐铺外边，一个小老头正坐在地上的一张毛毯上，身边一支涂金的银鸟甕里，有一支叫得让人心醉的百灵，而那只百灵的翅膀竟然是金色的，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金色翅膀泛着黄玉一样的光彩，再加上那鸟叫起来的时候又偏偏飞将起来，引得老头头也不抬地死盯着那鸟。

只见东郭和西郭走到了秦十四那里。两人分开，东郭一背对着盐铺在东首的一边站着，而西郭七却直朝秦十四走去，就在西郭七把手里的什么东西朝秦十四的脑袋抛过去的同时，突然传来了几声噪耳的乌鸦叫。

秦十四猛地站了起来，手摸头顶，两眼朝天，连声大骂起来。接着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连忙走进了盐铺。

西郭七恰好走到那鸟笼前，随手将那精制的鸟笼放进自己长袍里，两手抱着肚子，却似肚痛一般，跳着脚跑了。

在酒铺里的几个人看见那秦十四从铺中出来，就象头呆驴一样的立在那里，看看放鸟笼的地方，又看了看天，傻了。

几个人正在窃笑，只见东郭一和西郭七两人并肩进了酒铺，西郭七手里拿着一支用布罩着的木鸟笼子。

一阵悦耳的鸟鸣从酒铺传了出去，准确的说那是东郭一在叫，可人们看不见他的嘴有什么动作，大家都看着那罩着布的鸟笼子。

只见那秦十四疯了般地冲进了酒铺，双眼血红，只朝那木鸟笼走来。

正当他的手伸向鸟笼要扯去那布罩时，西郭七干瘦的手拦住了他。

“干什么，干什么”西郭七拚命将自己的三角眼瞪大，朝着秦十四死命地吼起来。

鸟鸣声又变了，叫得众人都想把眼伸到那布里去。

秦十四什么也不看，对于西郭七的叫声更是充耳不闻，他满脸紧张，死盯着鸟笼。

突然，他朝手护鸟笼的西郭七跪了下来，双眼含泪，口中连叫：“求您把这鸟让给我吧！”说完头没完地碰将起来。

鸟鸣声突然停了，秦十四的头猛地抬了起来，先看了看那鸟笼，然后又乞求起西郭七起来。

西郭七看了看秦十四，又向目瞪口呆的众人扫了一眼，手一伸，叫了一声：“拿八百枚法货来。”

秦十四看了看西郭七，说：“你可不要反悔。”

“你也不要反悔。”两人对视，连着就是三击掌。

八百枚金光灿灿的齐法货从盐铺里抬了出来，秦十四打开鸟笼，众人的眼光看去，却不禁都“啊”了一声。

一支麻雀在这声众人的“啊”声中扑腾起来。

秦十四先是一呆，然后将布罩放下，用手抱着鸟笼，飞跑出去，口中连叫：“神鸟啊！神鸟啊！”